

联合 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 记 录

第二十一年

## 第一二八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

纽 约

###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84) .....	1
通过议程 .....	1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7285 和 Add. 1 和 2)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二百八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J.G. 德博斯先生(荷兰)。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 临时议程(S/Agenda/1284)

1. 通过议程。
2.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和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285和Add.1和2)。

## 通 过 议 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和三十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82 和 S/5409)；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285和Add.1和2)

1. 主席：根据第一二七八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邀请印度、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塞拉利昂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讨论。

应主席邀请，G. 帕塔萨拉蒂先生(印度)、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O.S. 迪奥普先生(塞内加尔)、S.M. 卡普伟普伟先生(赞比亚)、A.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和D. 威廉斯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密切注视了本周内进行的讨论。我们对赞比亚和塞内加尔的外交部长以及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秘书长的发言作了十分仔细的考虑；他们三位都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表达了非洲国家的观点。他们表达了非洲各国人民的深切感情以及由于这一重要问题而使他们再一次汇聚在一起的团结。我国代表团为尼日利亚代表在提出非洲国家的决议草案时所作的令人感动

的、合乎人道的讲话〔S/7285/Add.1〕，以及乌干达代表的发言而深受感动。

3.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立场已在联合国各机构以及最近在安全理事会所进行讨论的一些会议上得到了表明。因此，我不想再就这一立场作任何一般性的阐述。

4. 但是，我愿意谈谈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以便指出在目前这个我们大家都认为为时已晚的阶段所存在的困难和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5. 南罗得西亚的问题再一次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若干国家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保加利亚代表团——在关于油船事件的匆忙的、不合时宜的、只能用于宣传目的的讨论中已强调过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联合王国决定对联合国宪章，对大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以及对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所作出的各项具体决议承担其义务之前，这个问题必将继续在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中提出。但是，联合王国代表们的讲话和态度，至少在目前这一时刻，并不表明联合王国政府已决定要这样做。与此相反，一切都表明它仍企图继续逃避它对南罗得西亚问题所承担的责任。

6. 联合王国拒不履行其义务并拒不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立场的结果，已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情势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曾一度声明该问题纯属管理国职责问题的联合王国政府，现在看来似乎要把这个问题推给联合国了。

7. 关于联合王国为结束在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统治而施加经济制裁对种族主义少数的领导人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尽管管理国作了煞费苦心的解释，但事情变得极为明显的是，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种族主义领导人听从理智，尊重津巴布韦人民的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的。此外，根据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规定，特别是根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精神，这又是管理国的职责。显然，要保证做到尊重上述权利，决不是象管理国所做的那样——尽管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对它提出了警告——在中非联邦解散时把一支强大的

军队和最现代化的武器移交给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者。不论你可能怎么说，事实就是如此。联合王国是在殖民统治期间移交政权的。在最后的时刻，它移交了当时在联邦管辖下的设施、军队和武器，从而保证了种族主义政权在索尔兹伯里的建立。

8. 我们同意，你也可以争辩说，这样做的不是联合王国当前执政的政府，而是联合王国过去历届政府应对上述罪行负责。但同样真实的是，现政府的代表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维护导致在南罗得西亚建立种族主义政权这一政策。在英国现政府开始执政时，南罗得西亚的人民和许多非洲国家曾一度寄予一定的希望。它当初对南罗得西亚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声明，确实在非洲各国民众和代表团中获得了良好的反应。但是，这些希望被粉碎了。联合王国政府没有履行大会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一系列决议，特别是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决议，因为它不想损伤已准备在索尔兹伯里建立种族主义政权那些人的感情。英国首相在南罗得西亚逗留期间，正如若干代表所强调的——我们将乐于一再重复的——他事实上曾小心翼翼地向白人少数的代表伊恩·史密斯提出了对南罗得西亚将不使用武力的保证。

9. 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曾指出，首相不应该作出那样的声明，不应向白人少数保证，如果他们在索尔兹伯里建立种族主义统治的话可以不受惩罚；与此相反，他应该警告白人少数的领导人：为制止这种发展将采取紧急措施，联合王国政府将使用武力。无疑，单凭这样一种警告就足以使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者头脑清醒一些。

10. 联合王国政府在许多事例中使用了武力。的确是这样，这种武力往往是用来对付当地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在为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进行斗争的国家中使用武力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看来是比较容易，而要对与联合王国某些拥有极大势力的经济集团有贸易往来并一起制定针对当地人民的侵略政策的那些人使用武力，看来是要困难些。

11. 另一方面，联合王国政府在此具体事件中所凭借的勉勉强强的经济措施，对索尔兹伯里的事态发展似乎并不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非洲国家代

表团和要求尽快废除索尔兹伯里政权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团，一再发出呼吁，尽管一再提出警告说，经济措施不可能影响索尔兹伯里的政策，联合王国却竭力试图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些仅仅限于勉勉强强的经济措施的决议。更有甚者，联合王国本身以及它的某些盟国执行经济措施的方式，使得这些措施对索尔兹伯里的政权只具有最小限度的影响。

12. 一九六六年一月在拉各斯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上，英国首相宣告——显然是为了安抚非洲日益增长的不满而作出的一种努力——由于联合王国所建议的经济制裁，索尔兹伯里政权的垮台只需几周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自从该宣告发表以来六个月过去了，而索尔兹伯里政权却依然如故。

13. 现在看来似乎联合王国正开始意识到，企图保持这种巧妙的推理是徒然的。最近为同史密斯政权举行会谈作出了安排，虽然英国首相曾几次声称，他永远不会同该政权进行谈判。但是联合王国目前正在同它所拒绝承认的、称之为叛乱非法的、并且——也是那个政府说的——是应该完全不予以置理的这样一个政权举行会谈。举行这些会谈的事实本身是最说明问题的，并值得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些会谈所产生的某种政治和法律后果，很有助于说明联合王国政府对南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以及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特别是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各项决议所持的态度。

14. 举行会谈的这个具体事件是一种手段，它只能用来掩盖这个事实，即给予联合王国政府曾在它的一些声明中所一再称之为非法的、背叛英国管理当局的这样一个政权以一种事实上的承认。而且，安全理事会的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曾呼吁所有国家，包括联合王国，不同非法当局保持任何关系。目前在伦敦举行的会谈，不管叫什么名称，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构成了同索尔兹伯里建立官方的接触，并为谋求南罗得西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同该政权保持了特殊的关系。

15. 不论举出什么样的论点，明显的是，根据国际法的精神和惯例，所有这一切都以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表明联合王国至少对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已予以承认和鼓励，而这个政权是联合国和联合王国本身曾一致加以谴责的。

16. 要求在这种会谈的过程中产生政治成果以符合被剥夺了一切合法权利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利益，是绝无可能的。与此相反，这些会谈只能被用来支持篡权者的政权并巩固在南罗得西亚的专横统治。我们提出下列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即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不承认并取消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一系列建议和决议难道就是这样付诸实施。目前，在没有当地人民，即津巴布韦人民的代表参加下的任何谈判，只能是意味着对津巴布韦人民恢复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而已。

17. 但是美国代表却为这种违背津巴布韦人民利益的会谈进行了一般性的辩护。他在他的讲话中声称：“我一生的经验是：在要求会谈的情况下，明智的态度是坚持下去，不管会谈是否会产生有意义的成果。”〔第一二八一次会议，第24段〕。根据这样的一般原则，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认作是正当的了。但是如果那就是美国的立场，那么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不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合法政府进行谈判——如果它和后者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话——却派遣它的部队去入侵那个国家呢。难道那个时候它就不能同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举行会谈而非要派遣陆军到一个外国去吗？然而，看来似乎是：只有在某些政府认为会谈将有利于它们自身的目的时，会谈才是必要的。

18. 在同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举行会谈问题上，联合王国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它的政府业已阐明它保证要维护的原则。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批发言人之一，阿尔及利亚代表恰当地把这些会谈描述为：旨在决定一个殖民地的、被征服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盎格鲁-英吉利”会谈。

19. 诚如阿尔及利亚代表所指出的，这些丝毫不符合宪章宗旨的原则，大大地违背了宪章的宗旨以及大会关于一般的殖民主义问题，特别是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所作出的各项决议的精神。这些原则不符合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该决议在它获得通过时起，一直是所有联合国的非殖民化活动的基础。它宣称：

“在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或一切尚未获得独立的其他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依照这些领土的人民自由地表示的意志和愿望，不分种族、信

仰或肤色，无条件、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他们，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

20. 尽管大会在五年多前通过了这一明确的宣言，最近由联合王国政府提出的原则是旨在重建由所谓的一九六一年宪法所批准的殖民主义政权，而这一宪法曾在南罗得西亚建立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并根据对该宪法所作的解释，伊恩·史密斯政权才敢于建立它的种族主义统治。

2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问，这些原则除了有助于恢复给南罗得西亚人民带来诸如殖民主义枷锁这样恶果的一种宪法之外，又能有益于什么其他的目标呢？此外，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作出这样的规定并不是偶然的，即必须废止联合王国授予南罗得西亚的一九六一年宪法，并应在多数人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基础上起草一个新的宪法。

22. 这个所谓宪法是殖民政权根据联合王国政府所规定的原则正在试图恢复的，因此已经遭到了联合国的谴责。这些由管理国为解决当前冲突所提出的原则，总的看来似乎是带有民主性质的原则，已把恢复一九六一年的殖民统治作为其唯一的目的。无需进行详细分析就可以证实，这些原则是不符合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同时也是不符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

23. 但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原则之一是：“必须使英国政府确信，任何关于独立的基本建议必须是全体罗得西亚人民所能接受的。”<sup>1</sup>因而，所建议的基础必须是全体罗得西亚人民能够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被导致接受最小公分母，即接受作为全体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白人少数的意愿和建议。难道英国政府要津巴布韦人民接受的东西就是这个吗——就是由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所强加于人的那些意愿、条件和要求吗？根据这样的条件，对南罗得西亚居民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因为少数决不会自愿地同意废除殖民主义枷锁，而联合王国，我们大家知道，也不会采取任何步骤强迫少数去这样做。联合王国采取不彻底措施是为了使目前的局势拖延下去。

<sup>1</sup>发言人引用英文原句。

这是否意味着南罗得西亚的独立必须推迟到要少数人同意大多数人民民主选举产生政府为止？此外，这种发展趋势难道不正是联合王国政府在它的会谈以及对南罗得西亚所奉行的政策中所预见到的吗？难道这不也正是仅仅部分地、无效地加以实施的经济和其他制裁这种不彻底措施的目的吗？

24. 联合王国的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第一二八〇次会议〕承认石油禁运不是行之有效的；它也承认对南罗得西亚的供应绝大部分所通过的途径虽然是不经常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却仍然是够用的。但是，管理国一方面在联合国声称它对南罗得西亚负有行使权力的职责，而且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悲惨情势完全应由它负责；另一方面，它却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切断通过南非和莫三鼻给进口的石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虽然这些供应对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是，联合王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有势力的财团反对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它们从与南非共和国的经济关系以及在该国的投资中获取巨额的利润。

25. 采用这种不力的经济措施，举行诸如目前正在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和联合王国政府的代表之间所进行的这样的会谈，或是向白人少数发出要求明智的呼吁，这种种做法是不可能推翻史密斯政权的，同时也是不可能恢复津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如果要使这个威胁非洲和平与安全并在全世界可能引起严重反响的问题得到解决，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首先，这意味着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其中包括使用武力，以取消在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南罗得西亚的对外贸易进行全面的禁运；与此相反，我们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样的行动。但是，禁运的有效性有赖于采纳非洲国家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7285/Add.1〕中所建议的那样的措施；有赖于切断目前对南罗得西亚尚存在着的一切供应来源，这可以从目前仍是石油和其他物资的主要供应来源的南非开始。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单单依靠经济措施是不足以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因此，正如马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提出的决议草案那样，联合王国必须考虑“一切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使用武力，以废除南罗得西亚的少数种族主义者政权”。

26. 第二，必须采取步骤废除使种族主义政权的建立成为可能的所谓的一九六一年宪法。恢复上述宪法和该宪法所建立的政权完全是殖民主义统治本身的恢复。

27. 第三，在执行上述措施的同时，必须为实施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具体决议作出规定。这是保证津巴布韦人民再一次成为他们的国家和命运的主人的权利的唯一途径。

28. **凯塔先生**(马里)：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的著名人士，在来自亚洲的两位杰出的大使以及在参加南罗得西亚这一不幸问题的讨论的其他非洲同事们所作的十分雄辩的讲话之后，我国代表团几乎已没有什么话要说的了。

29. 首先，我要向那些在讲话中强调他们声援非洲事业的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决不是一个什么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已存在好多年了，其结果是：某种日益增长的忧虑迫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这个许多新参加的小国家所十分重视的组织已日益纠缠于令人感到沮丧和痛心的问题上，而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常常是可以找到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却没有得到利用。因此，这种情势使所有和平的、爱好正义的国家寄托于联合国的巨大希望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

30. 目前的局势确实令人感到可耻；关于这一点，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马里的凯塔总统曾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讲了下面这一段话：

“当我们的兄弟在我们的身旁，有时在我们的边疆地区，仅仅是由于落后的、没有从历史吸取教训的殖民主义者的意愿而正在遭到奴役并贬低为动物一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负责人却想要起到我们所期望的作用，那确实是太天真了……。南罗得西亚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对我们所维护的一切的否定：它违背最正当的愿望，对我们非洲人的灵魂是一种侮辱……。我们知道，只有在这个国际社会人道地

并勇敢地承担起其完全职责的时候，才能使目前在南罗得西亚发生的事态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31. 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的无数决议究竟取得了什么效果呢？

32. 看来似乎是，反叛首先得到了纵容，然后又得到了鼓励和支持。正如尼日利亚代表所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居心叵测的人才不承认下列事实：即非法的史密斯政权在存在了六个月之后，作为对人类本心——我的意思是指一种良心而言——的一种侮辱仍然屹立不动，而且比以往更显得傲慢无理。我们几乎是遭到了非难，因为我们要求并继续要求联合王国诉诸武力，重新把它的叛逆的殖民地置于法治之下。我们被告知说，不要谈论诉诸武力，因为没有任何人能预料，这样一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被告知说，我们必须首先彻底探讨一切其他的可能性。

33. 根据联合王国代表的看法，这种可能性之一就是促使史密斯认识到他自己的愚蠢行径。与此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史密斯比以往更加坚持他的疯狂性，他不但公然蔑视他自己的国家——因为对我们来说，他总归是英王的一名子民——而且他也公然蔑视整个国际社会。联合王国目前与之进行谈判的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要谈判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呢？如果是为了自由、正义和民主，那么没有任何人会无视津巴布韦人民在他们的整个历史时期所走过的漫长的苦难历程。甚至在今天，那个国家的忠实儿女正在受到专横的并以暴力施加的严酷虐待。可是另一方面联合王国即或不是共谋，却仍无所作为，这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联合王国不邀请非洲的领导人到会议桌旁来；相反地，它却听任他们被捕、受刑并被投入监狱。

34. 对每个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非洲国家已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防止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少数对人类犯下罪行——把为数十倍于它本身的非洲人置于令人极其反感的奴役状态。清楚的是，对此种局势负有全部责任的联合王国却以一种绝对不可饶恕的态度来对待整个非洲，故意无视它的呼声。

35. 联合王国代表讲话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提到他的国家自从居住在南罗得西亚这个殖民地的种族

主义少数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所遭受的巨大牺牲。我们现在获悉，英国的经济在过去六个月中对南罗得西亚所受到的制裁已作出了尖锐的反应。我们甚至在这里被告知说，由于罗得西亚的这一局势，联合王国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已遭到严重的削减，联合王国的进出口贸易由于关闭了其主要渠道之一而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更有甚者，为了帮助赞比亚，每月竟要英国的经济流失三百万美元，这证明英国是多么宽宏大量呀。在这种事情上要开出一张亏损和利润削减的清单当然是可能的，因为实际情况是，罗得西亚对若干国家来说仍然仅仅是一个利润损益的问题罢了。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利润一贯是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基本动机。

36. 当然，我们不能怀疑，联合王国同时也想估量一下落在它肩上的道义重担，这是由于它在当今二十世纪竟允许占少数地位的外国人对四百万以上非洲人在其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土地上实行压制这种历史责任而落在它的肩上的。这一项目自然不会在清单上出现，正如津巴布韦人民和他们的赞比亚兄弟所遭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失——而这些损失甚至根本没有人试图作出估价——不会在清单上出现一样。但是作出牺牲的赞比亚通过它的外交部长的发言，庄严地并以一种特有的言简意赅方式在这里向我们表明：它的人民虽然已承受了极端的贫困，但仍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如果这些牺牲有助于使四百万津巴布韦兄弟摆脱痛苦和暴政的可怕枷锁。

37. 非洲国家被要求作出忍耐，因为我们被告知说，制裁业已产生效果。史密斯下的决心比以往更大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家看到，是决没有人会怀疑的。难道这就是所说的制裁已产生了效果的含义么？有人甚至企图把下列这样的事态归咎于我们：史密斯的地位之所以被认为是得到了加强，是因为我们非洲人从一开始就说：所建议的制裁必然是无效的。这样推卸责任的手法是何其无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责任在人类良心面前仍然落在并将继续落在那些制造罗得西亚罪恶的人的身上。

38. 当然，可以用一些统计数字来显示罗得西亚经济的衰退和制裁措施对采取制裁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生活所引起的反响。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必然是把某

些资本集团的利益同这个叛逆的殖民地的经济之间所存在的生死攸关的相互依赖关系公诸于众。

39. 在座的联合王国代表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三十日向安理会指出：罗得西亚“……休想公然蔑视英国，整个英联邦，几乎是整个非洲和联合国”〔见第一一九四次会议，第114段〕。但是今天的局势怎样呢？罗得西亚的所作所为却正是这样。

40. 我肯定，众所周知的是，非洲在为这一事业进行辩护时并不心怀种族仇恨，因为非洲是一个和平的并富有真挚情感的大陆。它光荣地保持了某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往往被有些人认作是原始的，但事实上却使非洲成为维护在今天世界其他地区所无法找到的某些道德价值的罕有堡垒之一。如果联合王国所标榜的经济制裁，正如其代表不顾我们的疑虑而如此充满信心地断言的那样，确实是成功的话，难道我们真的非来到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不可？当然用不着！我们有必要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联合王国所主张的措施已告失败。人人皆知的是，索尔兹伯里政权并不是持续几周而已，它现在还依然存在着，而且在经过六个月之后变得更加巩固了。

41. 当我们要求使用武力时，联合王国应该正常地理解，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它去解决它的问题。我说“正常地”是有意的。我们并不是告诉或要求联合王国从肉体上来消灭迫使四百多万非洲人过着悲惨生活的这二十万白人移民。关于联合王国毫不踌躇地使用武力的先例，这里所知道的并一一列举过的不知有多少！当然，必须承认，上述武力并不是用来对付英国人的。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同时我们希望那些武装了、支持了并正在继续支持他们的二十万兄弟来反对我们的四百万兄弟的人能说服我们，使我们也能说他们也不是种族主义者。

42. 为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让我为了他们的好处引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段话：

“安全理事会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紧急事变而是对未来的一种真正的、并非臆想的威胁。因为在……罗得西亚存在着……一种事实上拒多数本土非洲人于希望大门之外的白人至上政策。”

43. 在联合国的非洲代表中的绝大多数都代表着过去的各个殖民地。但是，没有人能不意识到，在已成为独立国家的这些前殖民地的每一个地方，昔日的白人移民目前同过去曾受过殖民奴役的非洲人和睦地一起生活。后者已成为他们国家和命运的主人。他们两者彼此互通有无，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这完全是由于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并不是种族仇恨，否则又如何能解释呢？抱有另一种想法的也必然会承认，我们之所以有利于他们，完全是由于我们对道义和人类的尊严抱有深切的热爱。这才使我们能忘却曾一度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和痛苦。我们不希望产生怨恨或复仇的任何东西，但这绝不能把我们当作是没有感觉的。

44. 我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在要求做不到的事。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伸张正义，这就是说，首先，联合王国必须采取行动，结束伊恩·史密斯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一个由二十万白人对四百万非洲人进行恐怖统治的政权。如果联合王国能够通过授予它在罗得西亚的反叛的子民以骑士爵位而获得这样结果的话，那么关于使用武力的问题就绝不会在这里出现，请相信我这么说是当真的。第二，我们要求作为管理国的联合王国，为了它的殖民地的大多数居民，采取务必使他们能获得独立的有效措施。我们也要求安全理事会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承担起它的职责。

45. 至少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联合王国不愿意接受我们为了帮助它解决完全属于它本身的问题所准备授予它的一切权力。非洲再一次地向你发出呼吁，希望不久能够得到一个答复。

46. 大约在二十八年前，不是曾经有过某人是个狂人这样的说法吗？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试图同那个狂人进行谈判。尽管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事实是，这个狂人还是成功地把世界投入一个漫长的黑夜，一个充满着耻辱和种族灭绝的黑夜。那些热爱和平和自由的人，那些痛恶暴力和流血的人，为了确保人类的生存，被迫诉诸武力，拿起武器，虽然他们这样做是极其不愿意的。

47.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那个狂人纵火烧毁的世界的废墟上为人类升起了一个新的希望。那个希望

就是联合国；它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承担了把人类从新的愚行中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尤其重要的是，它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神圣责任。这是落在处理罗得西亚悲剧性的问题的八月份的安理会各理事国身上的责任的真实含义；今天罗得西亚这个问题犹如坏疽一样侵蚀着非洲的躯体；这个问题有辱于黑人的尊严，实际上是有辱于所有爱好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人的尊严。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敢相信，每个人一定会按照他的良心的驱使来行事。

48. **主席：**现在请赞比亚外长发言。

49. **卡普伟普伟先生（赞比亚）：**在关于南罗得西亚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问题的辩论中，我被允许作第二次发言，我对此表示感谢。我以特别关注的心情注视了本安理会的进程并注意了安理会代表们所作的发言。我现在希望重述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即赞比亚完全反对英国对南罗得西亚的政策。我们不接受在为所谓无阻碍地过渡到多数人统治提供保证的幌子下，给予种族主义少数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以独立的政策。赞比亚在南罗得西亚的目的是要在保证少数人集团——实际上是保证该领土的全体居民——的利益的情况下使它在多数人统治下获得独立。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已作出了使我们剧烈地减少同南罗得西亚经济联系的巨大牺牲，这一牺牲已使我们采用价格高昂的空运来运输我们的货物——对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国政府已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这一牺牲已迫使我们改变我们发展规划上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安排。我们对这种牺牲并无怨言，因为在作出这种牺牲的时候，我们深信，我们要求多数人统治南罗得西亚的目的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实现。由于英国要在所谓保证最终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幌子下给予白人种族主义少数以独立，那么就不能指望赞比亚在这个出卖津巴布韦本土人民的罪恶活动中给予合作。

50. 我刚从我国政府接到了这样的情报：即南罗得西亚的局势又有了恶化，赞比亚同这个殖民地的关系已恶化到了危险的地步。我们希望并祈求安全理事会在必要的时候给我们以援助。

51. 我们要求采取强迫性制裁的目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单凭这些制裁能使史密斯政权垮

台——是为了在局势尚未进一步恶化之前加速根除这个政权。如果英国确实深信经济制裁会起到作用，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同意采取一项旨在加速史密斯政权毁灭的措施，除非它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持邪恶的不正义统治，这种不正义统治是英国的那些同样邪恶的同胞所造成的。即或我们要求采取军事行动以废除这个邪恶的政权，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是对反叛的唯一回答。尽管新西兰代表作了错误的论证，反叛终归是反叛。反叛就是反叛，不管它是由黑人还是由白人发动的。与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代表的观点相反，使用武力镇压反叛的先例，是长期以来由英国处理类似情况的其他殖民地时所建立的。新西兰代表在无视事实方面实在是能力非凡。

52. 我认为肯定无疑的是，英国已多次违背了它的诺言。威尔逊先生曾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保证：他永远不会同反叛者谈判，除非他们以个人的身份同宪法上的总督汉弗雷·吉布斯爵士打交道。今天非法政权的代表正在同英国的官员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会谈以后将在索尔兹伯里继续举行。事实是，英国是管理国，而作为管理国，英国是它的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合法当局。究竟根据哪家的歪理，一个非法政权竟能同公认的合法当局就该殖民地的命运进行商谈呢？举行会谈，即使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

53. 此外，应该记得英国曾违背了它对赞比亚许下的诺言：在解散中非联邦的时候，英国曾向赞比亚保证：由于英国不顾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一系列抗议把军用飞机和武器移交给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所造成的损失，赞比亚将得到全部赔偿。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这项赔偿，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要给予赔偿。没有人会责怪新西兰的亲英态度，但是我们这些曾在英国殖民主义——它与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互为勾结——的手中受过苦的人可以这么说，谁支持对津巴布韦人民实行不公正，都不会使我们大家感到高兴。

54. 有人说，在医生开处方之前必须对病情作出诊断。但是应该记得，正是威尔逊先生，在南罗得西亚宣布单方面独立之前，对反叛作了诊断，并预言该反叛在他的经济措施的处方下将在几周内告终。他的预言已证明是错误的，而我们的预言到目前为止却证明是正确的。

55. 为了使赞比亚的经济免受英国对南罗得西亚采取的经济措施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联合王国的代表曾开列了他的政府给予赞比亚的援助的一张长长的清单。让我简单地说明一下：首先，对造成赞比亚的经济利益从属于南罗得西亚白人利益的这种情况负有责任的正是英帝国主义，因为它建立一条单一的铁路系统，使南罗得西亚比赞比亚得到更大好处；因为它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强行实施联邦制，这个联邦为了振兴南罗得西亚的经济和工业掠夺了我们差不多一亿英镑；这个联邦取消了我们境内一段的卡富埃河水利电力计划，却强代之以卡里巴水利电力计划，而这个计划的水电站在联合王国政府的同意下却设在南罗得西亚境内。

56. 第二，在经济方面，联合王国从赞比亚及其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赞比亚从对方所得到的好处。我们的铜工业使英国国内的二百万英国人就业。如果英国不能保护南罗得西亚的四百万黑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赞比亚的四百万黑人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魔力能使英国竟如此地热爱他们呢？关于对赞比亚的援助的责难是彻头彻尾的诽谤。

57. 我们并不想使人觉得荒唐可笑。这是出于我们内心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道的问题。我们并不要翻旧账；我们只是要推诚相见，面对实际情况。这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非洲；这不会把世界卷入这一危险的局势之中。我们要求作真正的人，而这是非洲人在此安理会上所一再提出的一即非洲人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们要坚持这一点。这不仅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全世界来说也是重要的。因此，如果我离题太远的话，那么我请求原谅。这仅仅是因为我是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说话的。

58. 第三，必须强调的是，英国之所以被迫对南罗得西亚的反叛采取代价高昂的经济措施，是由于它对南罗得西亚不现实的政策。如果英国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制止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者在这一独立宣布之后立即粉碎这一反叛，那么英国本来可以不必采取代价如此高昂的措施的。对南罗得西亚采取的经济措施可能毁灭那个殖民地的经济，而不会毁灭它的非法政权。如果英国采取民主的措施，给予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以自治权的话，那么就无须采取毁灭

该殖民地经济的政策，而使非洲人在获得他们的独立时去继承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但是，当然英国将不得不在英国的纳税人付出更大的代价的情况下恢复和扶持南罗得西亚的经济。

59. 我曾设想，我们作为非洲人所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对英国是有利的，因为它容许英国减少其损失。我们并不想看到英国的纳税人把他们的资源耗尽在没有收益的计划上。这里我再一次认为，如果赞比亚把它的资源造福于其人民对赞比亚是有益的话，那么英国把它的资源造福于其人民对英国必然也是有益的。

60. 如果赞比亚渴望立即看到史密斯政权的结束，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知道南罗得西亚的局势的延续必然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同样重要的是，南罗得西亚的反叛的继续存在，或是恢复一九六年宪法，不会有有利于我们对该殖民地所抱有的基本的目的：那就是基于“一人一票”原则上的独立。

61. 请允许我重复我已讲过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南罗得西亚的形势岌岌可危，赞比亚与该殖民地的关系在近几天里已大大恶化。让我们希望，在反叛尚未发展成为中非洲——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之前，英国会立即采取步骤来迅速结束这一反叛。非洲并不要求采取“草率的”行动，我们已耐心等待了六个月。我们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已达六个月之久，局势正在继续恶化。对致力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不要让人们说这样的话：它对非洲要求消除今天存在于南罗得西亚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威胁的呼声充耳不闻。

62. 我要着重说明的是，非洲要求白人，特别是英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人道的问题——唯此而已；一个纯粹的人道问题而已。

63. **主席：**在我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人要求发言了。由于我们已接近第一轮辩论的尾声，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愿意作为荷兰的代表作一次发言。

64. 自从安理会通过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关于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以来，至今已整整六个月了。今天

这个问题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次是应联合国的三十二个非洲会员国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的信〔S/7285和Add.2〕的签署国在信中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交给安理会的理由归纳如下：

“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仍然在继续坚持”而“安理会所采取的措施，在促使该政权垮台并谋求该领土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面，到目前为止证明是无效的。”

65. 虽然，不幸的事实是，罗得西亚的非法政权仍在继续坚持，而安理会采取的措施还没有使它垮台，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就此认为，这些措施证明是无法打开道路谋求该领土问题的解决的，那是有点过头了。现在有明显的证据，罗得西亚的经济正处于真正的困难之中，而且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新的富有希望的事实，即在数周前，索尔兹伯里的叛乱政权要求——我重复一下：要求——同英国政府举行会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史密斯先生开始比较意识到现实的一种初步的、有价值的迹象。

66. 为了评价当前的局势，回忆一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有了哪些进展，看一看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真的如有些发言者所说的那样证明是完全无效的，这也许是有用的。去年十一月在安理会上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即同罗得西亚有广泛贸易来往的国家是否会真正准备断绝同它的经济联系并实施石油禁运。事实是它们确实是这样做了。秘书处对大约七十个联合国会员国采取措施的情况所作的总结报告<sup>2</sup>表明：安理会的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获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响应。大多数会员国，包括我国在内，在同罗得西亚的贸易上实施了某种禁运。十二月联合王国决定实施第二一七（一九六五）号决议所要求的石油禁运，大多数从事石油贸易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也跟着这样做了。

67. 许多国家作出的同罗得西亚断绝贸易关系的决定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估计，今天罗得西亚已丧失了它出口市场的百分之六十，而它的烟草市场

<sup>2</sup>文件A/AC.109/L.264和Add.1；全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附件，议程项目23增编(A/6300/Rev.1)，第三章，第一部，A和B节。

的损失的百分比则更大。这决不是一个微小的成果。从历史正确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对罗得西亚施加的经济制裁是自从国际联盟一九三五年对墨索里尼政权施加制裁以来所采取的这类制裁措施中规模最大的了，那时的措施尚未达到石油禁运的地步。我们也应该承认——这里已一再重复过的一对罗得西亚所采取的这种制裁对一度是罗得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来说已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68. 就对罗得西亚的经济所具有的影响来说，越来越多的证明显示，这个领土已开始感觉到经济的恶果：首先是大批没有售出的烟草作物；第二是物价高涨；第三是国内和国外信贷的短缺；第四是燃料的日益匮乏。一次全面的经济衰退已变得明显可见。可能是由于这一发展的结果才使史密斯先生终于要求同英国政府进行会谈。那么在目前这个时刻难道我们可以简单地采取这样的立场说，象在我们的辩论中有人所说的那样，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证明是完全无效的，是徒劳的或是一幕滑稽剧？

69. 当然，我国代表团完全意识到，这些制裁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我们并不假设一切都进行得完美无缺。我们也同意，在实施目前的制裁方面，各邻国之间的合作，即或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极其适宜的。我们热烈地希望——在这方面我们支持阿根廷代表在第一二八三次会议上所发出的呼吁——所有的邻国应该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因为我们感到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冲突扩大到整个非洲南部的危险性必将增加。

70. 我们认为，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甚至更强烈地适用于决议草案的第5及第9段所提出的要求上，即应该使用武力以达到两个目标：禁止一切石油运抵南罗得西亚和推翻那里的少数人政权。这两项措施都需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举动，而且还可能强迫使用若干邻国的领土；它必将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和巨大的物质损失。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样的一场战争——因为它肯定是一场战争——将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而不会再蔓延。这个问题——即使用武力还是不使用武力——乃是问题的核心。非洲代表们在这里雄辩地提出的主张和他们决议草案的实质，是要我们使用武力以弥补经济制裁之不足。我国代表团坚信，在通过经济措施

或和平协商能使问题获得解决方面尚存在着良好机会的时候，安理会的首要责任是不作出使用武力的决定。此外，我国代表团，正如以前几位发言人一样，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联合王国仍然是法定当局，因而对罗得西亚负有责任。因此，关于何时使用武力以及使用武力到何种程度，首先取决于联合王国政府。

71. 除了以前曾在这里提出过的那些基本考虑之外，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出另一种考虑。这一考虑是：此决议草案所提出的使用武力的要求在联合国宪章中尚未具有充分的基础。我们大家知道，宪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强制办法中并不包括武力之使用，而第四十二条则对采取军事举动作出了规定。第四十二条使人毫无疑问，只有在安全理事会认为“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才能使用军事力量。

72. 在当前的事件中，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第5及第9段实施部分将构成对第四十二条关于军事力量的规定的应用，虽然在决议草案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宣告说，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经济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

73. 在决议草案中没有作出这样的宣告是正确的，因为正如我以前曾试图证明的那样，在这个时候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并未具有事实上的充分基础。因此，宪章所规定的应用第四十二条的基本条件并不具备。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在同一个时候，如决议草案第2、3、4段所要求的那样，一方面要求根据第四十一条采取经济办法，而另一方面，如决议草案的其他段所要求的那样，却要求诉诸于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武力之使用，这是不可能的。

74.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还有政治上的不合时宜这个考虑，这一点在我们的观点看来，应该是目前这一时刻反对通过甚或表决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赞成使用武力的决议草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如在我之前的几位发言人所曾提到的，目前正在伦敦举行的探索性会谈是为了探求在英国政府和伊恩·史密斯政权之间进行正式协商是否存在可能的基础。清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如非洲国家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包括我国在内十一月份所指望达到的——该非

法政权的结束。然而，对我国代表团来说，同样清楚的是，当英国政府被要求进行接触时，如果它断然拒绝向它提出的举行探索性会谈的要求，并在不危及在罗得西亚建立多数人统治的最终目标的情况下，拒绝彻底探讨是否存在着进行协商的希望，那么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75. 决议草案的第7段“要求联合王国同非洲各政治党派的领导人举行磋商，以建立一个符合津巴布韦人民愿望的政权”。在我们看来，这种愿望是完全合理的和正当的。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是，实现这一愿望是不言自明的。英国政府曾再三宣称，它将不接受任何不符合它的众所周知的原则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取得全体罗得西亚人民的同意的原则。为了实施那些原则，联合王国采取使它自身的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措施至今差不多已有六个月了。我们相信，人们为此可以放心地设想，它目前在同史密斯先生的政权所举行的探索性会谈中是不会放弃这一基本原则的。

76. 如果我要总结一下我国代表团对情势的看法的话，当前面临安理会的基本选择是：如果安理会在目前探索性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就通过我们面前的这样一项影响深远的、呼吁强迫使用武力的决议，那么可能危及现在依然存在着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它必然会把一场和平的冲突变成一场武装的冲突。我国代表团不可能支持这样一种行动。

77.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被否决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否决势必会对决议草案提案国所最不希望的那一方面产生一种影响，给予一种支持。

78. 因而，在我们看来，该决议草案不论通过或否决，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

么就有这样的问题：安理会的较明智的做法是否是在我们对和平解决有无可能这一问题具有更大的把握之前，推迟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审议并推迟对该决议草案作出决定。把该决议草案这样暂时搁置起来，甚至很可能产生一种十分有益的效果，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选择之一将是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面临着的情况是不常见的，即这个决议草案如果获得通过的话，在我们看来，势必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而如果我们否决的话，它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但是如果把它暂时搁置起来，则它将是十分有益的。

79.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妥善的做法是不是遵照两位发言人在本安理会所作的建议，即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明确之前，推迟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和该决议草案。与此同时，安理会应继续密切注视情势，并为了全面掌握事态的发展可以同英国政府保持密切的接触。就我国代表团的意见而言，这将是目前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的最有助益的态度，因为它一方面不会损害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又不会事先排除，如果需要的话，对罗得西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80. 作为主席，我谨告安理会：同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之间的协商，特别是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彼此之间的协商已在进行中，它们当然对这个问题极为关注。我建议对我们辩论的最后阶段，应给予充分的时间进行非正式的协商，而这些协商应该在今后几天内进行，特别是在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的上午。我提议于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安理会的下一次正式会议。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